

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自从鱼变成了我们的美味,人类整天盯着鱼看,却从来没有想过,鱼是怎么看我们的。

我家养过狗,取名叫范二,跟着夫人姓。后来养过兔子,封号为拓松,儿子起的。养这些畜生特烦,不如养自己、宠爱自己来得实惠,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养,给生活留了一大片空白。有一天,儿子在商场玩了一次钓鱼的游戏,规则是十块钱半小时,钓上来的自己带走。从此,我们家就有了三条金鱼,养在一个玻璃缸里。这玻璃缸是什么时候买的,已经忘记了,现在为金鱼安家正好。

金鱼确实让人省心,忌饿,能挨饿,不挑荤素,我们吃早饭的时候,顺便揪一点馒头碎屑扔进鱼缸就行。金鱼不会到处蹦跶,偶尔冒几个泡泡而已,吃喝拉撒,流泪,忧伤,欢笑,全在自己不大不小的世界里。关键,它们懂得遗忘,据说只有七秒的记忆。有一次,其中一条金鱼,肚子上翻,漂浮于水面,估计吃多了,撑的。我赶紧把它放在手心,轻轻揉搓它的腹部,它竟然活了过来。可这

傻瓜不长记性,常常被撑得直翘屁股。

夏天的时候,夫人携带儿子去外地度假,我一人留在家中看门。下班后,妻儿不在身边,家里从没有过的安静,夜晚超出想象的寂寞。半夜,听到家里有响动,像夫人轻手轻脚地走路,像儿子做美梦正在呃吧着嘴。我披衣而起,在家里巡视了几圈,终于辨别出了声音的来源——是金鱼发出来的。它们也许失眠了,也许闷了,也许饿了,我便从冰箱翻出面包,陪它们吃夜宵,然后清洗鱼缸,给它们换水。

想着有三条金鱼相伴,我其实并不孤单,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,我去查看鱼缸,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明明三条,为什么只剩下两条?难道昨晚换水的时候不小心漏掉了它?难道大鱼吃掉了它?我检查了洗手间,包括下水口,什么都没有;我观察了大鱼,肚子不大,水中也没有任何残留,排除了作案的嫌疑。

鱼缸之外

陈仓

那么一条金鱼,它到底是如何消失的呢?如果是一只会飞的鸟,或者是一只掌握着隐身术的玻璃章鱼,那也不怎么奇怪了,可它毕竟是没有翅膀没有手足还穿着红色裙子的金鱼呀!我一直苦思冥想,一直不得其解。直到第五天,我才恍然大悟,于是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家,果不其然,在鱼缸旁边的电视机柜后边,发现了确凿的证据——这条消失的金鱼粘在地板上,因为天气比较炎热,已经干巴得像一条咸鱼。不过,地上留下一条不易觉察的痕迹,是它生前游历过的路线。

金鱼是如何消失的?我用这个问题,考过很多人,包括夫人和儿子,也包括几位脑洞比较大的朋友,他们和我一样,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按照常规的思维,鱼不食同类,鱼不会飞,鱼依赖水,必须活在水中。我把鱼消失的答案揭晓的时候,夫人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:有一个孩子去叔叔家做客,不停地盯着桌子上放着的一

盘糖果。叔叔说,你吃吧。他不回应。叔叔说,你抓一把吧。他还是不应。后来,叔叔抓了一把糖果塞给他,他就欣然接受了。回家的路上,母亲问他:为什么自己不抓?他的答案令人意外:叔叔的手比自己的手大……

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养鱼,宠鱼,戏鱼,吃鱼,杀鱼,我们总觉得鱼离开水非死不可,却不知道鱼怎么看待水,是不是想摆脱水呢?通过鱼的消失,我顿时明白了,鱼身在水中,盯着的绝对不是水,不是装水的鱼缸,而是鱼缸之外的世界。最终,它不是死于同类,也不是死于人类,而是死于对外面世界的渴望,死于自己对命运挣扎的挣扎。我们可能惋惜它死得可怜,感叹它为什么不安分一点呢?但是鱼也许这么想,献出生命是值得的,毕竟自己跳出了水,跳出了鱼缸,跳进了另一个世界,死又何妨呢?

人生亦是如此,如果总是盯着糖果,盯着装糖果的盘子,而不注意抓糖果的大手和小手,我们也许就会错过真正的答案,错过另一份更加广阔而美好的人生。

看王家卫的电视剧《繁花》,看到最后,只见匆匆人去。万千繁华,一朝风流云散,过往种种,竟什么也捏不住,留不下。唏嘘感叹、黯然神伤之余,记住了一句台词:不响最大。

什么是“不响最大”?意思似乎是,一件事,无论能做到哪种程度,不声不响去做才是最重要的。没有必要一边做一边说,更不应该什么都还没做就去事先张扬。而等你真正做完了,做出了大名声,即使一声不响,满世界也就都知道了。

不响最大,这个道理不仅仅是《繁花》里黄河路上的道理,对守密务实的中国人来讲,似乎更是一条可推而广之的保身成事要则。很多年前的电视剧《大染坊》里,卢老绅士就说过:“君不密则失臣,臣不密则失身,凡事不密则成害。”这话很厉害,翻译到现代语境里,也就是“不响最大”。

这又让我不禁想起最近在重读的《歌德谈话录》。歌德在里面谈起席勒时说:“席勒的特点不是带着某种程度的不自觉状态,仿佛在于本能地进行创作,而是要就他所写出的一切东西反省一番。因此他对自己作诗的计划总是琢磨来琢磨去,逢人就谈来谈去,没有个完。他近来的一些剧本都一幕接着一幕地跟我讨论过。”然后歌德又说起他自己:“我的情况却正相反,我从来不和任何人,甚至不和席勒,谈我作诗的计划。我把一切都不声不响地放在心上,往往一部作品已完成了,旁人才知道。我拿写完了的《赫尔曼与窦绿苔》给席勒看,他大为惊讶,因为我从来没有就写这部诗的计划向他泄露过一句话。”

读书至此,我感叹歌德近贼而席勒很傻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们两个人都达到了伟大的程度。所以,歌德紧接着推荐爱克曼去看《华伦斯坦》的首演。他认为席勒在那里创造出了伟大的人物形象。

文学家写诗是这样,我们平凡人做事何尝不是这样呢?有的人,心思沉稳,心里放得住事情,有什么计划,脸上都还不出,嘴上更是一字不提,等他都做完了,身边人都还不知道,还以为他一直在偷懒。而有的人,心里压不住一点事情,就喜欢一边做一边和朋友亲人讲一讲。其实,他们也不是胆子小,更不是想要张扬炫耀,只是这样把话说出来,心里舒服安稳一些,更有利于兴致勃勃地去做事。这样行事风格不同的两类朋友,我都有,也都一样地理解。

而我自己,其实一向是深深赞同“不响最大”的。然而,这并不影响我遇到有些事情时,也会一边做一边说,或者没做就先去朋友讲一讲。因为在我看来,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好,说到底,我们现在能做的,也无非一些小事。即使用最大的力气让它“响”出来,也并不没吵到什么人,更不至于影响这件事的成败。

所以,“不响最大”当然值得尊重。而如果它“响”了,就让它“响”一声吧。最关键的其实还是那件“响”或者不“响”的事,究竟干得漂不漂亮。

凡人的智慧

成向阳



边看边聊

梅朵走在前面,益西措跟在后面,端来一只锅,放到桌子上,在梅朵的招呼下打开盖子,酥油茶的香气长了腿,满屋子飞。益西措分别给大家盛一小碗,每个人接过碗,都向小姑娘颌首道。

心,带着满身伤病,告别她的孩子们,返回安徽老家。在老家的这几年,梅朵一直牵挂着孩子们,孩子们也都牵挂他们的妈妈。很多孩子没有手机,太想念梅朵妈妈时,就会向老

洁白的哈达

魏振强

话那头的孩子立马哭着问:“妈妈,你是不是生病了?”梅朵后来即使病得没有力气说话,也会强打精神,像当初在草原上一样,大声说话,朗声大笑。前年底,梅朵感染病毒,一连几天几乎没进食,益西措给她打电话问候,她实在装不出气血满满的样子,益西措听出妈妈的有气无力,哭着说:“妈妈,你要是不在,我就出家了……”

益西措是个孤儿,梅朵遇见她时,她才两岁。梅朵经常把她抱在怀里,低头看着这个小小的人儿,亲吻她小小的脸颊,后来一直带着她,就像妈妈带着女儿。前两年,益西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第一个报告的就是妈妈。这回哭的是梅朵,真正的喜极而泣。

益西措一直想要来安徽看看妈妈,终于筹齐了路费,趁着寒假来了。临行前,她把酥油茶小心地放进包里,一路辗转,带给了妈妈。梅朵说,你要先煮一锅酥油茶,送给几位叔叔喝,他们帮过你们,也帮过我。可怜的益西措刚到安庆,就因水土不服,感冒、发烧,脸上长了很多痘,但她还是按照妈妈的要求,花了一个多小时,煮了一大锅酥油茶,一端



川江云岭尽朝晖 (中国画) 刘邦彩

来一直带着她,就像妈妈带着女儿。前两年,益西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第一个报告的就是妈妈。这回哭的是梅朵,真正的喜极而泣。

益西措一直想要来安徽看看妈妈,终于筹齐了路费,趁着寒假来了。临行前,她把酥油茶小心地放进包里,一路辗转,带给了妈妈。梅朵说,你要先煮一锅酥油茶,送给几位叔叔喝,他们帮过你们,也帮过我。可怜的益西措刚到安庆,就因水土不服,感冒、发烧,脸上长了很多痘,但她还是按照妈妈的要求,花了一个多小时,煮了一大锅酥油茶,一端

给几位叔叔。献上酥油茶,益西措又拿出一条哈达,此行她还有个“使命”——她的朋友登珍翁姆委托她的。

去年,登珍翁姆生病,梅朵妈妈知道后心急如焚,向陈斌医生求救,陈斌指导了一番之后,又拿出一笔钱让她转交孩子,孩子病愈后,一直住着陈斌医生的名字,得知益西措要去安徽,从家里取下一条挂在唐卡上的哈达,从金沙江边翻越几十里山路,找到益西措,让她一定要当面献给陈叔叔。益西措接过哈达时,没吱声,但心里嘀咕:这条哈达太旧了,怎么能给陈叔叔呢?便去机场的路上买了一条新哈达。

益西措拿出那条崭新洁白的哈达,陈斌俯身,益

西措恭恭敬敬地把哈达围在他的脖子上,说:“这是登珍翁姆献给您的。”

那天晚上,喝完酥油茶,开始吃饭,一向满嘴跑火车、喜欢搞笑逗乐的陈斌一反常态,自始至终没怎么说话,他脖子上围着的哈达白亮亮的,眼睛却一直是红红的。

叶子的父亲原来挺健谈,也爱运动,因为身体,现在整日躺在床上。有时,会喃喃地说:“阿叶,你辛苦了!”每次听到这句话,叶子总是泪水直流,幸好母亲身体尚健康。去年,叶子的舅舅、舅妈双双

生活的调味品

周成树

住进了养老院,叶子常去探望他们。阿姨五年前回国定居,叶子身边又多了一老。今年,在安徽的公公去世,叶子提出,把婆婆接来上海由她照顾。家有六老每日忙,叶子却常说:“日子总是这样过,要开心每一天。”叶子的儿子十分懂事,偶尔母亲外出短途游,照顾老人的担子就落在儿子和其爱人身上。叶子感叹:“我已60岁了,虽家有六老,但仍希望能挤出时间,做自己喜欢的事,开阔眼界,这也是生活的调味品啊!”

江南的冬

李行

毛姆说过:一个人能观察落叶、鲜花,从细微处欣赏一切,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我觉得,能发现细微处美好的人,他的生活一定是热情而有趣味的……我写过,江南的秋色不亚于江南的春天,反而天气更加舒适,没有春天的烦闷,更多的是季节沉淀下来的美和厚实。没想到,今年的江南虽入了冬,但那原本要掉尽的红叶、黄叶、彩叶都依然在微风里摇曳,那姿态,那颜值,那神情如同晚秋里的彩霞,如同雨后天空里的云彩,一丝一毫都不愿意输给春红,输给秋光!

我总是喜欢捡几片落叶,抛向空中,看着落叶飘零的舞姿、被风带走的样子,似乎这最后的道别也要轰轰烈烈、自由自在。子行居的院子里,有一棵硕大的银杏,每个早晨推开门便能看见满地的金黄,那种被微风吹散时的洋洋洒洒,甚是温馨。我不舍得把落叶扫去,脚踩那金黄的一片,就像踩在天然地毯上,似乎能让人忘了那是院子,那是冬季。

江南应该是四季分明的:春天的花、夏天的雨、秋天的红叶、冬天的白雪,从来不会让人失望,每一种期待都将如约而至。

时尚

近代桐庐剪纸的发展与胡家芝的剪纸艺术分不开。

胡家芝以114岁的高龄谢世,生活跨越三个世纪,剪纸也跨越了三个世纪,她创造了民间艺术家从艺生涯的奇迹。桐庐民间剪纸艺术氛围好,活动多,上世纪80年代末,桐庐就开始有了剪纸展览。一支剪纸创作骨干队伍逐渐形成,朱维桢、王德林等人成为领军人物,烂漫花开在富春江。

八十二岁的朱维桢老人,是浙江省剪纸非遗传承人,桐庐第三代剪纸人。朱维桢是横村中学的美术老师,他一入职就在学校开设剪纸课,学生们对剪纸特别感兴趣,每周一节剪纸课,仍意犹未尽,后来成立了剪纸兴趣小组。

富春江山水闻名天下,山水入画,更入了剪纸,帆船竹筏、瑶琳仙境、严子陵钓台、芦茨村……朱维桢创作了一系列山水风景剪纸,剪纸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红色,清幽的山水、朴拙的古镇、苍茫的钓台、亭榭廊桥都在他的剪纸中。

与朱维桢经历相同,王德林是富春江初级中学的美术老师,桐庐第四代剪纸人。王德林的剪纸作品既有对传统题材的借鉴,又融入了现代气息,创意独特。王德林最近创作的一幅剪纸作品:蓝色的剪纸画让人眼前一亮。亭台、楼阁、树、富春江、船、小桥,人家均以白纸剪成,背景是明丽的宝蓝色和淡雅的浅蓝色,间有红色对联、灯笼点缀,望之惊艳,过目难忘。

在桐庐剪纸展馆,我还看到一幅长两米、宽五十五厘米的长卷——《富春山居新图》。画稿设计人是王德林。红色气韵恢宏,桐君山依旧,苍苍茫茫的富春山,江水泱泱流淌,眼前出现的是人民富足生活的新图景,日新月异富春江,江畔高楼林立,几座现代化的大桥横跨江上,江上游轮往来。

遇上剪纸

胡娃娃

说起剪纸,喻琴亚眼里装满了星星,明亮动人。“遇见剪纸才遇到了自己。好开心啊,总觉得剪纸的岁月好像才开始,一晃十年时光就过去了。”一说剪纸,笑容就漾在她脸上。“剪纸的模板都要自己打印出来,纸也是从网上买的,也没算过成本,一捆捆纸背回来,剪好再一张张送出去。”喻琴亚说的剪纸社叫君山红,寓意红遍桐君山。剪纸社有十九人,七十岁以上的有十一人,八十岁以上的有四人,喻琴亚最年轻,今年六十五岁。“我剪花时,心里就想着美,

七夕会

满心的欢喜,这样想的时候,我的情绪、气息、心里的喜悦,就传递到喜花上了,收到的人也能感觉到美好和爱。做这样的事,怎么能不开心。”一剪一刻,一枝花,一朵祥云,都有她的深情和祝福。

喻琴亚还将《水浒》108员大将剪了出来。三大本册页,108个人物神态、姿势各不相同,每幅图都生动。“我刻了六套,自己留了一套,其余的都送人了。”只有真正的热爱才会这么纯粹。

喻琴亚的剪纸老师是王德林。如今师徒两人都已65岁了,有114岁的是胡家芝老人在前,他们就还是年轻人。

一件件精美的剪纸艺术品,经他们的慧心妙手,飞到民间,飞进富春江边的万家灯火,传递喜悦、美好、爱和祝福,在富春江上开出璀璨、烂漫的艺术之花。